

## 沂蒙颂

敌人对她使用多种酷刑，十个指甲扎得鲜血直流，小脚肿得像萝卜，浑身布满鞭抽棍打的道道血痕，多处伤口溃烂化脓。

她瞪着敌人怒吼：“你们扎吧，打吧，把我的指甲扎透了，我就是不会写！打死我也是不知道！”

# 树香投军

□ 朱殿封

**八路军首长：**  
**我决心参加八路军为抗日而贡献自己的生命！**

**孙树香**  
1940年7月  
一封仅19个字的书血，把人们带回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。

## 寻夫

1939年4月1日，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（永兴支队）支队部、直属骑兵连、特务队和五团一营、三营，与2000多名日本鬼子在陵县大宗家、前后侯家、赵玉枝、阎富楼村一带激战一天，然后突围转移。

那天清晨，赵玉枝村的孙树香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儿赵勿华和六岁的儿子赵明华，同乡亲们八路军掩护下藏进村北大宗旱河旁的树林里。傍晚枪声停了，乡亲们谁也不敢贸然回村。孙树香瞅着村子的方向嘴里喃喃地念叨：“他到底怎样了？如果他……或照着他认定的路走下去，我就和他一样……”她丈夫赵振德，此前三天加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，也参加了这场战斗。

天一放亮，孙树香和乡亲们急急地往家跑。大街小巷一片狼藉，断壁残垣弹痕累累。娘仁赶到家门口呆住了，这是自己的家吗？10间房子化为灰烬，烧塌的墙内还冒着缕缕白烟，大小畜禽一头（只）不剩，所有家具荡然无存。勿华泣不成声，孙树香擦去女儿脸上的泪水，镇静地说：“哭有什么用，只要‘老八路’在，你爹在，我们就不怕。走，咱们找你爹去！”她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对赵振德的生死忍不住往不好的方面想：振德也许……据后来史料记载，这一仗打得太残酷了，八路军指战员牺牲300多人，鬼子死500多人，战马100多匹。

孙树香顾不上跟婆婆说，娘仁就向前一天战斗激烈的村西南走去。邵家坟地的麦田里，只见一个个烈士光着膀子，血肉模糊地卧在血窝里。每个烈士身边淌着一摊摊、一洼洼血，散落着一把把沾满血污、变形的刺刀或大刀，还有打断的枪托。烈士们有的瞪着眼、咬着牙，有的死咬着鬼鬼子的耳朵或手指头，其中一个孩子模样的烈士，手里攥着满是血迹的砖头。坟穴中还有几具钻头不顾腕的鬼子尸体。

这里没看到赵振德的尸首，娘仁继续往战斗最惨烈的大宗家找。走进村子，看到不少邻村小魏家、邓家村的乡亲赶来帮助收殓烈士。大地主宗子敬的“保险院”还有余火，一群青年正在扑救。前一天，被困在村里的八路军眼看弹药断绝时，宗子敬献出十几箱枪弹弹药，使八路军成功突围。街巷里到处是鬼子的军装、钢盔和战靴。村东头围墙的一个缺口处，叠压着一片尸体，乡亲们从烈士身躯下扒出来一二十个死鬼子，横七竖八地倒在一个肥坝坑里。领着孙树香找人的老汉指着死鬼子说：“他们放着好好的日本老家不住，跑到我们这里烧杀、掠夺。看吧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！”

大宗家也没有赵振德的尸首。老汉低声对孙树香说：“找不到振德，他可能就幸免了这场灾难。”娘仁又返回赵玉枝村北的“回龙寺”附近寻找，仍然没找到。

残阳如血，冷风飕飕。孙树香头发散乱，脸色灰黄，两眼充血，一双小脚（裹脚）驮着疲惫的身子挪动着。小明华拉着母亲的衣角苦苦地哀求：“回家，回家。”孙树香咬着牙一言不发。她思考了一阵，下决心似的说：“死不见尸，活要见人。走，找部队去！”说着牵起女儿、儿子的手，蹒跚着又向北走。

天墨黑，风嘶鸣，娘仁跋涉在旷野小路上。明华哭咧咧地问：“娘，咱上哪里找队伍、找俺爹去呀？”孙树香说：“孩子，部队是向北突围的，一直往北走就能找到队伍，找到你爹。”黎明时分，娘仁走到滋镇的饭一殿（道会门活动场所）的一座庙前，孙树香的两只小脚再也走不动了，一瘸一拐地走进庙里，娘仁大着胆儿和“关爷、周仓……”住在一起。

一连几天，孙树香一乞讨一边打听八路军的消息。这天晚上，娘仁正在殿里围着火堆啃食要来的干粮，一个人慢慢推开殿门。孙树香慌忙把女儿推到背后，把明华护在怀里，顺



长大也去打鬼子

手拿起要饭棍子准备一搏。

“你们别怕，看我是谁？”来人说着划了一根火柴。

孙树香惊呼一声：“怎么，表叔，是你，你不是也参加了……”

“我是来接你们的，快快跟我走。”来人腰插短枪，30多岁，笑着并急促地说。

孙树香揣着一颗忐忑的心跟着表叔来到“小莫斯科”三洄河村，住进堡垒户魏大娘家。表叔向魏大娘和她交代了几句，出门消失在夜色里。孙树香从表叔口中得知赵振德在部队安好，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来。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表叔和“神枪姑娘”邱桂领着部队陈主任来到魏大娘家，他拉着孙树香的手说：“赵大嫂，让你受惊了，今天我向你报喜来了。”

“陈主任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哪有什么喜可报？”孙树香上下看看自己，又理理头发说。

“有喜。一喜是前些天在你村一带发生战斗前，振德给部队捐了1万多发子弹和上百颗手榴弹，振德立功了。一喜是那次战斗中他献计在你们村北树林埋伏，打死了小鬼子的安田大佐，他立大功了，这是多大的喜事呀！”说罢，孙树香脸上荡起笑容。

陈主任转身对魏大娘说：“大娘，你辛苦了。今天顺便捎来一口袋吃的。他们一家最近几个月还得住在你这儿，有什么困难向咱们的村干部说。”魏大娘坚决地说：“她娘几个在我这儿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得保护他们！”

陈主任他们连夜走了。孙树香严肃地对勿华、明华说：“今晚陈主任来的事和他说的话，对谁都不能说。”说着，她从发髻上抽下一根做针线活用的针说：“你俩听话，不听活别怪我用针缝你们的嘴！”

## 巾幗婆媳

孙树香一心牵三头，一头挂着赵振德，一头挂着婆婆，一头挂着身边的两个孩子。端午节那天，魏大娘要饭回来告诉孙树香，见到了她婆婆，婆婆叮嘱她千万别回家，敌人天天在家门口转悠伺机抓他们。不久，魏大娘又获得一个消息，部队派赵振德回县里二区工作（此后任区长）。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，婆婆扮作乞丐偷偷来到魏大娘家，对孙树香说：“振德把鬼子汉奸打得很厉害，人家叫他‘武疯子’，到处抓他抓你们，凡是咱家的亲戚都搜遍了。近些日子没来咱家搜，敌人是故意留个豁口，诱你们往里钻，我怕你年节举着回家，才再来嘱托嘱托。”

孙树香说：“娘，我们在魏大娘家藏了半年多，给大娘添了大风险。天长日久难以不走漏风声，我们得走。”魏大娘见她态度坚决，说：“我去找他们，听听政府是啥意见。”送走婆婆，魏大娘接着出门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一辆马车把孙树香娘仁拉到赵马拉村的回宝仁（回民、区队队员）家，宝仁对外说是请来的回民老师。他告诉孙树香：“嫂子，您丈夫，我的‘疯’哥，自从去年夏天调回二区开辟工作，他装疯卖傻，文武兼施地又立了大功。在神头镇一带盛传着‘疯子不疯游说祝庆，’‘疯子真疯手刃敌兵’的事儿，他闹得风声很大，怕敌人狗急了跳墙，你娘儿几个千万当心。”几场热风，几天曝晒，1940年的芒种到了。孙树香记挂着婆婆和地里的麦子，不顾劝阻要回家收麦。“麦熟一响呀。豁上试试看狗娘养的能把我怎么样！”娘仁摸黑进了家，婆婆惊异地问：“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不是麦子都熟了吗？”

“命都顾不上了，还顾麦子？咱家门前三天都有不三不四的人逛荡，若叫他们知道了那怎么办？”婆婆惊恐地擦擦脸上的汗说。“他们是对着振德来的，能把咱娘们孩子怎么样？”孙树香倔犟地说。“怎么样？他们捉不着马蜂窝捅瞎子呀！”“他们捏就捏吧，叫大蜂窝狠他就不能捏了。”孙树香说。“不行，我得先把孩子藏起来。”婆婆说着把勿华、明华藏进房框子里的一个囤里。不大一会儿，外面传来狗叫和汽车声，随



支前妇女照顾伤员

后门被踢开，婆媳俩被敌人押上汽车拉走了。

敌人对婆媳俩先来软的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第三天把她俩“请”到县衙，伪县长冯玉林摆上水果点心，低头哈腰地拉关系说：“我和振德是同学，请你们来是想问几件事，你们是振德的母亲，你一定知道，说了对振德和你们都好。”冯玉林想从老人嘴里打开缺口。“你说的什么？我听不见，大声点！”婆婆高声说。

孙树香明白婆婆的意思，站起来说：“俺娘又聋又瞎，她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要问就问我吧，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”

“好，还是嫂子明白、痛快。那么，振德在打仗的头几天，献给老八路多少子弹武器？”

“我是妇道人家，他献多少我哪里知道。”

冯玉林突然声色俱厉地说：“那么他参加八路，指挥战斗杀我们皇军你可知道？”“鬼子的枪炮一响我们都逃命去了，我怎么知道他杀鬼子。”

冯玉林把筷子往桌上一摔，放小声说：“不能称鬼子，应叫‘皇军’。”

“他们把我的家都烧光、抢光了，不叫他鬼子叫什么？你们比鬼子还鬼子！”

“好，咱们不说这个，说正经的，振德犯的这些罪是该杀头的。我知道他是孝子，你是他的贤妻，你们写封信让他来投靠皇军，为皇军做事，以前犯的罪不但不追究，我跟皇军说，会让它当大官。”冯玉林说着拿出笔墨纸张摆在孙树香面前说：“嫂子，我听振德说你能文会写。”

孙树香把笔砚一推推落地上说：“你说的不是中国话，我听不懂！”站起来就走。冯玉林吼道：“不吃敬酒吃罚酒，来人，把她押到狱里去！”孙树香见敌人露出真面目，脸上现出胜利的笑容。

敌人把婆媳俩分别关押，给上了脚镣。婆婆“又聋又瞎”，敌人把突破口对准了孙树香，隔三差五地审讯她，对她使用多种酷刑。十个指甲被扎得鲜血直流，小脚肿得像萝卜，浑身布满鞭抽棍打的道道血痕，多处伤口溃烂化脓。孙树香瞪着敌人怒吼：“你们扎吧，打吧，我就是不会写！打死我也是不知道！”

每次受刑回来，同牢的一位女青年就给孙树香擦拭伤口，省下自己的饭，一勺一勺地喂她，敬佩地对她说：“孙大嫂，你在鬼子汉奸面前表现得比英雄好汉还英雄好汉！”女青年受刑昏过去被人抬回醒来后说：“我这次又像你那样，任他们怎么收拾我都不知道。”

孙树香见敌人一直不放她们，就用豁命的方式——绝食对付他们。婆媳俩一绝食，敌人下了软蛋，他们让杜翻译带着馍馍炒菜诱惑说：“咱们的是老乡，吃吧，我保你平安无事。”

绝食当天放风的时候，一个叫王瞎子的人暗中递给孙树香一个纸球。她回到牢房展开纸球：“‘疯子’（指赵振德）最近活动得很厉害，怕鬼子汉奸变换花招，来威胁他。”孙树香看后加上了小心。这天，一个看守打开牢门说：“上面有令，夜里婆媳回家。”女青年凑到孙树香耳边说：“放你们是要把你全家一网打尽做人质，威胁你丈夫，你出去后千万小心。”孙树香默默地点点头。看守给孙树香开脚镣时悄悄递给她一个纸球。走出监狱大门，孙树香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放你们是让你们做诱饵，你和孩子都要提高警惕。”婆媳俩分开设，婆母回了家，孙树香装作要饭的，夜晚绕道奔向娘家。

## 避难

勿华、明华藏在囤里躲过一劫。天明时分，院子传来脚步声，只听有人说：“莫非两个孩子也给抓去了？”“难说呢。”姐弟俩听出是三婶子和院中赵仁德叔的声音，立马回答说：“我俩在房框子的囤里呢。”

三婶和仁德叔赶紧翻倒囤，姐弟俩从囤里爬出来，他们快步走进三婶住的东院东屋里。仁德叔对三婶说：“他奶奶和他娘都被逮走了，只好先在你家躲躲再说。”又对姐弟俩说：“大妮（勿华）大舅（明华）听婶子的话，我听听消息再说。”仁德叔说完急匆匆走了。

三婶的儿子二舅睡梦中听见明华的话

赵振德亲了亲姐弟俩的脸，嘱咐说：“听姥爷姥姥的话，大妮好好照顾弟弟。”说着顺手从怀里拽出一件灰不灰白不白的褂子，递给女儿说：“你替我洗洗补补，不久我来接你们时再穿，你俩好好等着吧。”说完，赵振德和淑芬飞马而去。

姐弟俩没有想到，这次与父亲见面竟成永诀！

## 血书明志

赵振德壮烈牺牲了！1940年7月1日，赵振德区长带领几名战士在郑家集镇谷马村开展工作，突然被日伪军包围，他身负重伤。鬼子官竖着大拇指说：“‘武疯子’，皇军了解你的，了不起的！你投降皇军，给你大官的当！”赵振德鼓一鼓舞，“噗”地喷他满脸血唾沫。

鬼子的铡刀压住赵振德的脖子，他高声吟诵：“铡头不要紧，为了主义真，消灭日本鬼，还有后来人！”

孙树香和婆母被捕，家里为赎人卖了30多亩地。赎回赵振德的人头，家里又卖了36亩地。

孙树香得知消息是在10天后。那天，院中的赵九德把娘仁接回家，孙树香一见振德的遗体就疼昏过去，醒来后泣不成声地对孩子说：“现在可以给你们的老子盖棺定论了：他‘生为人杰，死为鬼雄’，不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、八路军战士，我们都要学他。”

晚上，抗日县政府为赵振德开追悼会，会场设在一间教室里，黑板上首写：“追悼赵振德同志大会”，其下写：“首身离兮心不移，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灭，身既死兮神以灵，子魂魄兮为鬼雄！”屋里坐满了一片，吴匡五县长致悼词。追悼会结束，婆婆对孙树香说：“你洪章叔派人送我，家里的事情有我了，你们要听洪章他们的话。”

孙树香刚回到宝仁家里，突然听到村外不远的地方枪声大作，不一会儿听到有人跑动声和哭声、呻吟声。她预感到什么，站起来向村外响枪的方向跑去。婆母回家路上遭敌人枪杀了，赵振德的亲侄子赵光华右肩负伤。孙树香扑到婆母身上呼喊：“娘！娘！”勿华跪在奶奶头前哭泣，明华在光华哥哥旁嚎啕。孙树香咬着牙，闭着嘴，噙着泪花给婆母擦去伤口鲜血，整理散发，轻轻合上尚未瞑目的眼睛。她用力抱起婆母：“娘啊，咱回家吧！”

刘洪章带着战士溜一小跑把婆婆抬到一座清真寺停下，吴县长走过来对孙树香说：“大嫂，形势紧急，请原凉。大娘的后事由政府负责，你们赶快跟咱们的人转移。”

天明前来到陵县东部魏家寨一座教堂，一位牧师给光华包扎了伤口。孙树香从明华的上衣扯下一块布，狠狠咬破自己的中指，把布摊在桌上，鲜血做墨书写了本文开头记述的那封血书。

之后，他们换上天主教服，光华躺在车上，扮作教徒去天津看病，由给光华包扎的牧师陪着来到乐陵县朱寨子村八路军后方医院。戴眼镜、穿白袍、40多岁的王院长把他们迎进屋。孙树香把血书交给副院长，王院长看了惊喜地说：“没想到老孙同志你参加革命的决心竟然这么大，真叫人可敬可佩呀！你会识字写字，像咱这么大年纪的人真少见呢。”从此，孙树香在后方医院当护士兼保管员，姐弟俩上了医院的一所以席棚为教室的子弟小学，课余时间站岗查路条，光华伤愈保送到乐陵某地中学读书。

十一二月间，驻盐山、乐陵、庆云、德平等地的鬼子要大“扫荡”，医院转移前的那天早晨，一副担架将“神枪姑娘”邱桂抬进医院。护送人员说：“邱桂今夜在铁营洼遭遇敌人，她单枪打死了几个鬼子，腿部受伤，因伤势过重，从县卫生科连夜转到这里。”邱桂失血过多，需在两小时内给予输血。医院没有存血，王院长向兄弟医院求援，电话不通，即便接通了时间也来不及。王院长集合医院青壮年献血，血型都对不上，王院长等人急得团团转。这时孙树香闻讯赶来，她提起袖子说：“我是O型血，抽我的，我和邱桂姑娘早就熟悉。”

去年孙树香娘仁在魏大娘家避难，一天晚上，魏大娘领来一个头罩毛巾身穿破衣烂衫的姑娘。魏大娘说：“她是我的外甥女，叫邱桂，原先跟她父亲在东北生活，想她娘回来了，在咱家住些日子。”然后让邱桂管孙树香叫婶子，管姐弟俩叫弟弟妹妹。第二天，邱桂挎着一个破篮子跟魏大娘出外要饭了。不几天，各处传说县里出了个百发百中的“神枪姑娘”，敌人闻风丧胆。

邱桂每天夜晚回来时风尘仆仆，一身泥垢，有时身上还带着血痕，但总是笑吟吟的。孙树香心里猜到了八分，对她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。眼看着邱桂一天比一天憔悴，心疼地自言自语：“人是肉长，一个姑娘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折腾。”一天晚上，邱桂从外边回来满身大汗，一头栽倒在孙树香怀里。可不到天明，她又挎着篮子出去要饭了，一去几天没有回来。

又是一天晚上，一个身穿一身灰色军装的女战士英姿飒爽地走进魏大娘家，孙树香抬头看，“呀！”正是几天不见的邱桂。孙树香拥抱着她说：“这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。难怪人们叫你‘神枪姑娘’，原来你是文武双全的女英豪！”

王院长看着面黄肌瘦的孙树香摇头说：“不行。不能搭上一个饶上一个。”

争让间，勿华姐弟俩跑进病房，孙树香一把拽过勿华：“快验她的血看看。”勿华是O型血。王院长见十五六岁的勿华瘦得可怕，犹豫不决。孙树香着急说：“救命耽搁不得，快，我母女二人选其一，若是不够再抽另一人的！”勿华立即伸出左胳膊，很快抽出血给邱桂输上，再量邱桂的血压仍然偏低，只得又从孙树香身上抽了400CC（毫升）血。孙树香脸色焦黄，邱桂的脸上泛起血色。接着医院转移到前后宁寨。

邱桂康复，出院前她握着孙树香的手说：“婶子，如果不是您和妹妹献血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”孙树香说：“给你这舍生取义的人献点血义不容辞，如有必要我们献上命也在所不辞！”邱桂向孙树香深深鞠了一躬。

日本鬼子投降了！孙树香返回家园。1972年去世，终年78岁。